

《四庫全書總目》宋代古文系譜研究

——以歐陽修一系作為主要範圍的探討^{*}

李 和 蓁^{**}

提 要

《四庫全書總目》為一官方目錄學著作，有著「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的功能。然細究之，可以發現《總目》對於文學發展實有深刻的觀察見解，只是因受圖書目錄性質影響相對片段且隱沒不彰，而待後人整理。

檢閱並透過實際比較分析〈提要〉文字，可知《總目》以歐陽修（1007-1072）作為宋代古文系譜中心，並加以強調歐陽修與唐代韓愈（768-824）、柳宗元（773-819）之聯繫，確立此一系唐宋古文經典脈絡的存在。不過除此一脈，其餘小家

本文 113.09.16 收稿，114.01.14 審查通過。

^{*}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碩士班三年級。

^{**} 本文之撰寫，承蒙王基倫先生、吳潔盈先生指正，及審查人提供之寶貴意見。謹致謝忱。

DOI:10.29419/SICL.202502_(59).0008

亦於《總目》中林立，共襄宋代古文盛事。本文將〈提要〉中涉及宋代散文文學史流變的隻言片語加以組織詮釋，並以歐陽修作為中心，討論其先行、並行與繼行之古文家，以此建構屬於《總目》的宋代古文系譜。

關鍵詞：四庫全書總目、古文、系譜

Research into the Genealogy of Ancient Prose in the Song Dynasty in the Si Ku Quan Shu Zong Mu

With a Focus on the Lineage of Ouyang Xiu

Li He-zhen^{*}

Abstract

The *Si Ku Quan Shu Zong Mu* (《四庫全書總目》) is an official bibliographic work, serving the function of “distinguishing academic achievements and examining the origins.” Close examination shows that the *Zong Mu* offers profound insights into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However, due to its being fundamentally a library catalogue, the insights offered by this text are relatively fragmentary and not always obvious, and the task of comprehensively organizing the history of literature contained within the *Zong Mu* thus falls to later scholars.

Upon reviewing and analyzing the “Ti Yao” (〈提要〉) texts, it is apparent that the *Zong Mu* centers on Ouyang Xiu (歐陽修 1007-1072) as the focal point of the genealogy of ancient prose in the Song dynasty. It emphasizes

^{*} M.A. student, Department of Chinese,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Ouyang Xiu's connection with Han Yu (韓愈 768-824) and Liu Zongyuan (柳宗元 773-819) of the Tang Dynasty, thereby establishing the existence of a classical lineage spanning the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However, beyond this lineage, various other literary figures also feature prominently in the *Zong Mu*, contributing to the Song dynasty's flourishing ancient prose literary scene.

This paper aims to interpret and organize the *Zong Mu*'s scattered remarks concerning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prose literature in each "Ti Yao" section. With Ouyang Xiu as the central figure, it discusses the predecessors, contemporaries, and successors in the field of ancient prose, thus constructing a Song dynasty literary genealogy specific to the *Zong Mu*.

Keywords: *Si Ku Quan Shu Zong Mu*, Ancient Prose, Genealogy, Ouyang Xiu, Literary history

《四庫全書總目》宋代古文系譜研究

——以歐陽修一系作為主要範圍的探討

李 和 纂

一、前言

《四庫全書總目》¹ 為纂修《四庫全書》過程中所附帶產生的一部書。朱筠（1729-1781）於乾隆三十七年（1772）上奏，初次提到關於應為書籍撰寫〈提要〉之事，² 後乾隆將此事告知劉統勛等人。劉氏後將其內容修正並覆奏，認為應將〈提要〉「依經史子集四部名目，分類匯列，另編目錄一書，具載部分卷數，撰人姓名，垂示永久」，³ 於是〈提要〉體例大要具備，並單獨成書編纂，是為

¹ 以下凡提及《四庫全書總目》，簡稱為《總目》。本文所採用《總目》版本為清·永瑤等撰：《四庫全書總目》（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為求版面整潔，有需引用此書時，正文將以括號標記簡略出處；註腳則當以簡注呈現。

² 「著錄校雕，當並重也。前代校書之官，如漢之白虎觀、天祿閣，集諸儒較論異同及殺青；唐宋集賢校理，官選其人。以是劉向、劉知幾、曾鞏等，並著專門之業。列代若《七略》、《集賢書目》、《崇文總目》，其書具有師法。臣請皇上詔下儒臣，分任校書之選，或依《七略》，或準四部，每一書上必校其得失，撮舉大旨，敘於本書首卷，並以進呈，恭俟乙夜之披覽。」引自〈安徽學政朱筠奏陳購訪遺書及校核《永樂大典》意見摺〉（乾隆三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纂修四庫全書檔案》（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上冊，頁21。

³ 引自〈大學士劉統勛等奏議覆朱筠所陳採訪遺書意見摺〉（乾隆三十八年二月初六），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纂修四庫全書檔案》，上冊，頁54。

《四庫全書總目》。是書余嘉錫給予極高評價：「自《別錄》以來才有此書非過論也。」⁴ 肯定其於目錄學上的價值。關於此，周積明、朱仁天所著《《四庫全書總目》：前世與今生》一書提到：「《四庫全書總目》在中國古代目錄學的貢獻，不唯體現在它對中國古目錄學分類體系的完善上，還體現在它建構了一個完備的學術體系。……通過四十四類之首的小序與四部之首的總敘，以及紀昀的最後筆削整飭，把一萬多種典籍加以整合性構造，形成一個較為完整的知識總體。」⁵ 這段話提示了作為官方公論的《總目》自有一套對古往學術的看法存在，只是乍看之下並未能得見，這是因受〈提要〉類似書評形式的緣故所影響，而顯得有些零散。不過若參照不同〈提要〉，即能逐漸勾勒屬於《總目》的學術觀。

唐宋古文八大家之經典地位得力於選本的傳播，自呂祖謙之《古文關鍵》以降一系列選本共同成就此一典範譜系。⁶《總目》同樣針對此闡發議論，如《白雲稿》〈提要〉：「（朱右）嘗選韓、柳、歐陽、曾、王、三蘇為《八先生文集》。八家之目，實權輿於此」（《總目》卷 169/頁 1648），後至茅坤的《唐宋八大家文鈔》〈提要〉，談到八大家之文經此「為世所傳習」（《總目》卷 189/頁 1718）。然此一經典譜系除了有賴選本的流傳，《總目》亦扮演重要的角色。回到《總目》中所評述之宋代古文家，可以觀察到其強調宋「六大家」與韓柳一脈的傳承，試圖確立此一系之經典地位，並其中歐陽修（1007-1072）於《總目》中作為一個中心點的存在——上承宋初古文，下開三蘇。《總目》對於後世文學史觀的建立影響甚大，此一論題歷代多有討論。雖此處意不在具體呈現兩者具體干係，但由是可知《總目》中之文學觀頗具參考的價值。

⁴ 余嘉錫：《四庫提要辯證》（北京：中華書局，2008 年），頁 35。

⁵ 周積明、朱仁天著：《《四庫全書總目》：前世與今生》（北京：新華書店，2017 年），頁 198。

⁶ 參見高津孝：《科舉與詩藝——宋代文學與士人社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年），頁 37-51。

本文所欲關注的乃館臣對於宋代古文看法，嘗試建構屬於《總目》的宋代古文系譜——尤著重在於歐陽修一系之古文家。關於此，如前文所提：《總目》肯定歐陽修於古文發展中所扮演的關鍵角色。其扭轉文風「崛起為雄，力復古格」（《總目》卷 153／頁 1320）為文壇盟主，上承韓柳，推動古文創作風氣，古文遂成為後世主要書寫的文體，故宋代古文發展史中位居中心的人物是歐陽修。然而檢閱《總目》中歐陽修所有著作之〈提要〉，卻絕少提及文學成就或貢獻，而多是記載著作資訊，以考證為主的記載。不過相關〈提要〉或多或少提示了師承、流派等資訊，並在評騭與比況各文家之間留下線索，本文即據此鉤沉《總目》之宋代古文系譜。而關於研究範圍取材，本文蒐集整理《總目》涉及宋代古文的〈提要〉，此絕大部分為集部〈提要〉，僅於道學家之文處，旁及子部〈提要〉作為參考。

必須說明的是，考量歐陽修作為古文系譜之中心，本文即以歐陽修之前行者、並行者與繼行者為綱進行討論。⁷ 所論之前行者、並行者與繼行者，並非全然以歐陽修生卒起訖之前後作為主要劃分，將綜合考量文家主要活躍文壇年代是早於歐陽修抑或晚於歐陽修，並就其於古文發展史中所在之相對位置為定義。前行者指為古文早於歐陽修之文家；並行者指與歐陽修同期的古文家，並特別是盛宋時期的文家；繼行者則是歐陽修後為古文之文家。

並較為特別需點出申說的有：前行者之尹洙（1002-1047）以及並行者之三蘇、曾鞏（1019-1083）、王安石（1021-1086）、蘇門六君子。將尹洙列於前行者，乃因《穆參軍集》〈提要〉云：「修則一傳為尹洙，再傳為歐陽修，而宋之文章於斯極盛」（《總目》卷 152／頁 1308）歐陽修學尹洙之文，此為學習之先後關係；而宋文於歐陽修之後廣茂開展，則又劃分宋初古文與盛宋古文之別，故即使尹

⁷ 以此方式分類，乃受曾守正〈被隱藏的聯繫性：《四庫全書總目》唐代別集提要的文學史敘述〉一文所啟發。此篇文章收錄於《淡江中文學報》第 21 期（2009 年 12 月），頁 119-152。

洙與歐陽修生卒年相近，但本文卻將其視為前行者。⁸

本文所論並行者，除歐陽修外之宋六家，亦包括蘇門六君子。雖其中幾人具有師承關係，狹義來說確為歐陽修之繼行者，但考慮幾人於文壇活躍時間多有重疊，並以顏崑陽先生所提之漣漪作用為參照標準——指某一新的文體被一典範性作家創始之後，同代作家群起模習擬作而蔚然成風的這一種並時性擴散的現象。⁹ 回到文學史上，此一群體共譜北宋古文的盛世，是以將其視於繼行者並不妥當，故置於並行者處討論。至於繼行者，本文所列之文家無論是活躍文壇時間，抑或生活時代皆晚於歐陽修，故不特作說明。然而除了以上，必須特別申明的是，為求討論的順利進行，本文之分類為一權宜之下的考量。同樣人物可能據多種身份，以不同標準審視亦會有不同的結果，可能既為學生（繼行者），但同時也於當代有所影響（並行者）。分類僅為一種手法，實際上當參照角度不同，人物身份亦可能隨之轉變。

本文採用「系譜」作為研究論題，乃是借鑑其於歷史學中的概念。考系譜原意，其所指為記載宗族世系的文本。歷史學門中，宗族系譜是用來了解某一家族興衰之重要史料，族譜內容包括親族人員的生卒年、生平事蹟，以及族規等。必須注意的是，族譜並非一可以盡信的史料，正如瀨川昌久所指出，系譜並非完全客觀的歷史文獻，而往往帶有私人意圖或特定立場。¹⁰ 事實上歷來族譜的編纂，

⁸ 關於尹洙與歐陽修兩人之間的關係，可參見王水照：〈歐陽修學古文于尹洙辨〉一文。見氏著：《走馬塘集》（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有限公司，2016年）。兩人除了是師徒，亦為知交。然而此處更多強調的是學古文之先後關係，故將尹洙歸於前行者，而不以朋友關係為分類標準列於並行者。

⁹ 顏崑陽：〈論「典範模習」在文學史建構上的「漣漪效用」與「鍊接效用」〉，《學術突圍：當代中國人文學術如何突破「五四知識型」的圍城》（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20年），頁297。

¹⁰ 〔日〕瀨川昌久：「族譜並不是由第三者作出的『純客觀』事實的記錄，而顯然是由作為當事人的某一家族、宗族的某個成員親手編纂並保存下來的文獻。希望闡明自己的祖先和本家族的歷史這一動機……正是因為有了這動機，才使得一種有意無意的選擇行為，介入了何種內容應該寫入族譜，何種內容不該寫入族譜這一判斷過程之

除了透過技巧剪裁篩選材料外，其中扭曲世系者亦不在少數，這背後動機可能是光耀門楣的考量，故如要探究真實與否，需要詳細檢驗方能得知。

譜學與本文之《總目》系譜研究概念相似重疊之處，在於二者皆通過探查源流脈絡、甄別各家間的傳承遞衍，藉以譜寫出家族或文學之發展情形。透過《總目》中所談論的特定作家作品，本文將這些片言隻語聯繫，縱深背後的發展背景與脈絡，關注其中的傳承遞衍，將分散的片段整合，並最終，建立屬於《四庫全書總目》的宋代古文系譜。然而就如同前所述，系譜並非客觀的史料，《總目》亦如是，在述與不述間，某些思想與價值觀念有意無意獲得強化，或弱化，所以：本文所談之《四庫全書總目》宋代古文系譜研究，皆是建立在被思想控制之下的基礎上進行理解。不過甄別其中思想控制與編選策略並非本文所著力，本文目的在於忠實呈現《總目》的宋代古文系譜，而不在批判其中權力的滲透，此處僅意在提醒，閱讀《總目》的文學史時，需要意識這是一部具有政治立場的書籍。畢竟就它的官方纂修性質而言，從來就無法擺脫乾隆的思想控制。

二、〈提要〉中唐宋古文意涵之別

考《總目》中古文一詞，歸其大意有二。一為相對當代通行文字之較早文字；¹¹ 二為文學體類。有關古文作為文學體類之意，實為一相對概念——即相對於駢體與時文而言¹²。

中。」見氏著：《族譜：華南漢族的宗族、風水、移居》（上海：新華書店，1999年），頁2。

¹¹ 如《厚齋易學》〈提要〉：「《輯注》多用古文，如《坤卦》『黃裳』之『裳』作『常』」。引自《總目》，卷3，頁15。

¹² 時文在宋代可以指的是駢文與科舉應試文字。「從嚴格意義上說，宋代時文只應當指貢舉程試文和學校考試文，但北宋的實際情況稍微複雜些。宋初至熙寧初年的所謂時文是一個既包含貢舉程試文，也包括文壇律賦、駢文創作的泛文體概念，這與北宋初

散文一詞使用較古文晚，「宋明兩代文人，更願意沿用韓柳的術語，將此等長短錯落、無韻律駢儷之拘束、不講求詞藻與用典的文章，稱為『古文』。直到清人重視駢散之爭，『散文』作為『駢文』相對應的概念，方才屢被提及。」¹³而關於古文一詞，要釐清的還有秦漢古文，此時其文章駢散不分，命名為古文，只是「被後世所『追憶』並『命名』，無所謂與『駢散』對峙或競爭」，¹⁴是就時代而下的名稱。極睇《總目》，古文在〈提要〉中是主要被使用作為與駢文對舉的語詞，而非使用散文，並唐代〈提要〉所提及之古文，是以站在駢體之對立立場而言，如《李元賓文編》〈提要〉：「當雕章繪句之時，方競以駢偶鬪工巧，而觀乃從事古文，以與愈相左右，雖所造不及愈，固非餘子所及。」（《總目》卷 150／頁 1292）乃強調古文相對駢文之質樸而言。並其他例子雖未直接言及「古文」一詞，然而若轉向由文意層面進一步詮解，也能理解館臣所指稱的古文意涵為何。比如《歐陽行周集》〈提要〉中所論之「今觀（歐陽）詹之文，與李觀相上下，去（韓）愈甚遠。……然詹之文實有古格，在當時纂組排偶者上。韓愈（768-824）為〈歐陽生哀辭〉，稱許甚至，亦非過情也。」以及《文泉子集》〈提要〉所論之「（劉蛻）其〈文塚銘〉最為世所傳……然唐之末造，相率為纂組俳儷之文，而蛻獨毅然以復古自任，亦可謂特立者矣。」我們從這兩則材料中所提到的批評語彙出發，如「古格」、「復古」與「纂組排偶」、「纂組俳儷」可以得知館臣定調古文的基準乃是在於與駢儷的對立關係之上。因此即使歐陽詹之文雖與韓愈相去甚遠，但相較於「纂組排偶」卻又是頗具「古格」。劉蛻「以復古自任」，從作家自身文學觀念出發對唐末俳儷進行反思。故綜合以上，可得知館臣在討

年文風『循五代之舊，多驕儷之詞』（《雲麓漫鈔》卷 8）有密切聯繫。」參見羅時進、劉鶚：〈唐宋時文考論〉，《文藝理論研究》第 4 期（2004 年 7 月），頁 67。並在《總目》中的時文，主要是就應試文字而言。

¹³ 陳平原：《中國散文小說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 年），頁 4。

¹⁴ 陳平原：《中國散文小說史》，頁 88。

論唐代古文時是在二元對立的框架下論述，並進一步在此脈絡中談論古文發展。關於此，曾守正亦論及：「『古文』雖可對反排儷文風而言，但又非『斲雕為樸』可以道盡的，『古文』與建安以下的文學關係，在《總目》的論述中，無疑受到壓縮，因此實有不足之處。若不正視古文創作中含有其他向度的文學意義，那麼恐怕也難以解釋何以『斲雕為樸』的古文特色，可以產出『奇崛』風格的接續者？」¹⁵ 唐代古文的單一指涉意義可能原因或在於其強烈的目的性，而於意義上呈現相對單一的面向，進而限縮原本多樣的意涵。

在宋代〈提要〉中，除了同樣強調與駢文的相對外，相較於唐而多提及了古文中風格作法相關內涵，所指稱古文之意義始有所轉變。而單就唐宋古文有別一事，「宋人似乎渾然不覺……強調與韓柳為代表的唐代古文歷史聯繫，似乎更有意義，也更值得驕傲」，¹⁶ 宋人並未意識到。不過《總目》對此略有所觸及，《簞窓集》〈提要〉：

「耆卿四六理趣深而光焰長，以文人之筆藻，立儒者之典型，合歐、蘇、王為一家，適深嘆賞之。」校以適所作者卿集序，稱許甚至，知子良所言為不誣。（《總目》卷 163/頁 1396）

館臣引稱美陳耆卿（1180-1236）之語，言其四六之作「合歐、蘇、王為一家」，值得注意的是「合歐、蘇、王為一家」的說法，點出了陳耆卿能夠吸納古文的作法運用在駢文上，進而模糊了駢散間的界線。《格齋四六》〈提要〉：

楊萬里嘗謂其《史論》有遷固之風，古文有韓柳之則，詩有蘇黃之味。至於四六，踵六一、東坡之步武，超然絕塵。（《總目》卷 159 九／頁 1371）

¹⁵ 曾守正：〈被隱藏的聯繫性：《四庫全書總目》唐代別集提要的文學史敘述〉，《淡江中文學報》21 期（2009 年 12 月），頁 140-149。

¹⁶ 陳平原：《中國散文小說史》，頁 89。

引楊萬里（1127-1206）褒王子俊（1148-1220）之語來表達讚美之意。其中談到駢文是學歐陽修、蘇軾（1037-1101）而超然絕塵，並這裡無從得知其所學為歐蘇之古文抑或四六。假使所學為駢文，歐陽修駢文「以文體為四六」，¹⁷於駢文中蘊含古文的做法，故無論王子俊學歐蘇之古文或駢文，其皆習得歐蘇古文之法。而若其學為歐蘇之古文，則顯示了《總目》注意唐宋古文之別——古文學韓柳，駢文學歐蘇，歐蘇固然上承韓柳，但風格上已與韓柳不同。

化散入駢在《總目》中被予以讚賞，而這並不見於強調駢散對立的唐代〈提要〉中。洪本健：

宋代古文家不僅善於學習駢文的表現技巧，而且以古文作法改造駢文，在駢文中注入古文的氣勢，打破四六陳式而創造新體。¹⁸

宋代的古文相較於唐代，習取了駢文之長，甚至進一步改變了駢文寫作手法。透過以上〈提要〉舉例，《總目》注意到了唐宋古文之別——儘管並未明確指出唐宋古文的不同，也未具體寫出歐蘇等人化駢入散的情形，但可透過〈提要〉文字而推測一二。綜而言之，相較於唐代〈提要〉的駢散對立，宋代則更多地呈現駢散交融的情景，並《總目》中宋代〈提要〉所指稱古文意涵與唐代相比更為多元，而非單一作為強調與駢文之對立面而言。

¹⁷ 陳善《捫虱新話》：「以文體為詩，自退之始，以文體為四六，自歐公始。」引自宋·陳善：《捫虱新話》（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頁7。

¹⁸ 洪本健：〈論唐宋古文運動的差異〉，《周口師專學報》第2期（1997年6月），頁17。

三、歐陽修之前行者

（一）柳開、王禹偁等一系

關於宋初文章創作概況，在多篇〈提要〉中皆有提到，合併列於下。

《孫明復小集》〈提要〉：

蓋宋初承五代之弊，文體卑靡。（《總目》卷 152／頁 1312）

《徂徠集》〈提要〉：

深惡五季以後文格卑靡。（《總目》卷 152／頁 1312）

《宋元憲集》〈提要〉：

蓋文章至五季而極弊。（《總目》卷 152／頁 1310）

《文恭集》〈提要〉：

當時文格未變，尚沿四六駢偶之習，而宿於是體尤工。所為朝廷大制作，典重瞻麗，追蹤六朝。其五七言律詩，波瀾壯闊，聲律鏗訇，亦可仿佛盛唐遺響。（《總目》卷 152／頁 1310）

由以上所引，可知宋初文章大抵延續五代之風，而有弊端。值得注意的是，《文恭集》〈提要〉所提「所為朝廷大制作，典重瞻麗，追蹤六朝」，所指的是作為應用文的駢文而言。《四六話》〈提要〉：「六代及唐，詞雖駢偶，而格取渾成。唐末五代，漸趨工巧。」（《總目》卷 195／頁 1783）胡宿之文，追蹤六朝「典重瞻

麗」，而六朝駢文風格「渾成」，顯為褒獎之意，唐末五代後駢文「漸趨工巧」為一中性評價，也並未含貶意。

進一步推論，其所批評的駢文應專有所指。舉例如宋初「沿四六駢偶之習」的文章。四六之名，見於晚唐李商隱《樊南四六》甲乙集，故可知其所批評乃晚唐後之駢文。而關於所指責之「文格卑靡」、「浮靡」，以及「四六駢偶之習」等具體意涵，《總目》並未予以說明，但可以由側面見。《盈川集》〈提要〉：

《舊唐書》本傳最稱其〈孟蘭盆賦〉。然炯之麗製，不止此篇。劉昫殆以為奏御之作，故特加紀錄歟？傳又載其〈駁太常博士蘇知幾冕服議〉一篇，引援經義，排斥游談，炯文之最有根柢者。知其詞章瑰麗，由於貫穿典籍，不止涉獵浮華。（《總目》卷 149／頁 1278）

這段文字講述了劉昫（888-947）將楊炯（650-?）的兩篇作品收入《舊唐書·文苑傳》中。館臣認為楊炯作品瑰麗，但能夠「引援經義」、「貫穿典籍」，故屬有根柢之文。比況而知，文麗與否不是《總目》詮品駢文優劣的主要標準，內容才是。上述所探討「文格卑靡」、「浮靡」意所指應為錯彩鏤金，無甚內容的逐文之篇。故《總目》所云「四六駢偶之習」限制朝代，專就晚唐以後駢文所言，而非意在批評駢偶本身之文章風格。《小畜集》〈提要〉：「在詞垣時所為應制駢偶之文，亦多宏麗典瞻，不愧一時作手」（《總目》卷 152／頁 1307）、《摛文堂集》〈提要〉：「其文章雅麗，制詞典重溫厚，尤為得體。」（《總目》卷 155／頁 1340）其駢文作品雅麗為《總目》稱頌，可為上述論點佐證。

故由以上可知《總目》並不排斥駢體，給予肯定價值，其所批評的是華而不實的駢文罷了，而五代以後至宋初，文壇風尚華靡，宋代古文運動則就此開啟序幕，如以下〈提要〉。

《孫明復小集》〈提要〉：

穆修、柳開始追古格，復與尹洙繼之。（《總目》卷 152／頁 1312）

《小畜集》〈提要〉：

宋承五代之後，文體纖儷，禹偁始為古雅簡淡之作。（《總目》卷 152／頁 1307）

《擊壤集》〈提要〉：

北宋自嘉祐以前，厭五季佻薄之弊，事事反樸還淳。（《總目》卷 153／頁 1322）

《河南集》〈提要〉：

所為文章，古峭勁潔，繼柳開、穆修之後，一挽五季浮靡之習，尤卓然可以自傳。（《總目》卷 152／頁 1311）

《唐文粹》〈提要〉：

盛極而衰，流為俗體，亦莫雜於唐。鉉欲力挽其末流，故其體例如是。
於歐、梅未出以前，毅然矯五代之弊，與穆修、柳開相應者，實自鉉始。
（《總目》卷 186／頁 1692）

宋初文壇主要有柳開（948-1001）、王禹偁（954-1001）、穆修（979-1032）、尹洙、石介（1005-1045）等人。他們因感於文壇弊端，遂群起改革文風，所著作品風格「古雅簡淡」、「古峭勁潔」、「平實坦易」。不過《總目》認為其稍微有些矯枉過正，如柳開「體近艱澀，是其所短耳」（《總目》卷 152／頁 1305）。並《徂徠集》〈提要〉：

介深惡五季以後文格卑靡，故集中極推柳開之功，而復作怪說以排楊億，其文章宗旨，可以想見。雖主持太過，抑揚皆不得其平，要亦戛然自為者。（《總目》卷 152／頁 1312）

石介推崇柳開，但抑揚太過導致文章有失，不過也頗有自己的想法。類似的觀點也可以在《文章正宗》〈提要〉看見：

六代浮華，固當刊落，必使徐、庾不得為人，陳、隋不得為代，毋乃太甚。豈非執理之過乎，所論至為平允，深中其失。……然專執其法以論文，固矯枉過直，兼存其理，以救浮華冶蕩之弊，則亦未嘗無裨。（《總目》卷 187／頁 1699）

雖稍嫌太過強烈，但凡此種種皆為矯正文風而行。館臣注意到了這一點，做出解釋——將其視為一種矯正文風的手段，由此也可見《總目》思考的深度。

而這些宋初文家，具體追隨的唐代典範為誰，《擊壤集》〈提要〉有云：

北宋自嘉祐以前，厭五季佻薄之弊，事事反樸還淳。其人品率以光明豁達為宗，其文章亦以平實坦易為主。故一時作者，往往衍長慶餘風。（《總目》卷 153／頁 1322）

柳開、王禹偁、穆修、尹洙、石介等人的討論，他們都如《擊壤集》〈提要〉所云之「衍長慶餘風」，¹⁹ 而具體追隨的楷模，系指韓愈、柳宗元（773-819）而言，

¹⁹ 在此必須釐清長慶具體所指時間為何。考長慶（821-824）為唐穆宗年號，時間屬中唐，而長慶一詞在《總目》中多用於指元稹、白居易之詩歌創作而言，如黃滔《黃御史集》〈提要〉：「集中文頗瞻蔚，詩亦有貞元、長慶之遺」（《總目》卷 151／頁 1303），又如張煉《太乙詩集》〈提要〉：「其詩源出長慶，而更加率易。」（《總目》卷 177／頁 1594）唐宋八家中韓愈生卒年為 768 年至 824 年；柳宗元為 773 年至 819 年，韓愈生平尚有與長慶年間重疊，而柳宗元則無。《總目》對於唐之初盛中晚未有明確斷限，曾守正將「玄宗開元之前定為初唐，開元、天寶至代宗大曆為盛唐，德宗貞元

這在柳開《河東集》〈提要〉：「開少慕韓愈、柳宗元為文，因名肩愈，字紹先。既又改名、改字，自以為能開聖道之塗也」（《總目》卷 152／頁 1305）、穆修《穆參軍集》〈提要〉：「蓋天資高邁，沿溯於韓、柳而自得之」（《總目》卷 152／頁 1308）等皆可見。故柳開之流所云之追古格，實是指中唐時期之韓柳而言。

（二）張說、蘇頌等一系

宋初對抗五代文風，除了柳開等人嗣韓柳，其實還有另一條支線，《騎省集》〈提要〉：

當五季之末，古文未興，故其文沿溯燕、許，不能嗣韓、柳之音。而就一時體格言之，則亦迥然孤秀。（《總目》卷 152／頁 1305）

並《宋元憲集》〈提要〉也提：

蓋文章至五季而極弊。北宋諸家，各奮起振作，以追復唐賢之舊。穆修、柳開以至尹洙、歐陽修，則沿洄韓、柳之波。庠兄弟則方駕燕、許之軌。譬諸賈、董、枚、馬，體制各殊，而同為漢京之極盛。固不必論甘而忌辛，是丹而非素矣。（《總目》卷 152／頁 1310）

以及《文莊集》〈提要〉：

到穆宗長慶為中唐，敬宗寶歷到昭宣帝天祐為晚唐」。然而《總目》也有使用中唐一語，如高正臣《高氏三宴詩集》〈提要〉：「蓋中唐以後，世務以聲病諧婉相尚，其奮起而追古調者，不過韓愈等數人。」（《總目》卷 186／頁 1689）至於為何用長慶作為代稱中唐，可能是因為《總目》向來有標舉重要年號作為批評範式的習慣。韓愈與柳宗元兩人共同在世時間之年號，並沒有《總目》著重使用的年號，只有韓愈生平有重疊長慶年間，而長慶為《總目》中常使用的年號，並以此指稱中唐。當然如曾守正所提，作者生平無法以年號區別清楚，可是中唐一語可包括韓柳，而《總目》卻使用了長慶一詞，這或許也側面顯示了在韓柳二人之間，《總目》更注重韓愈。

其（夏竦）文章則詞藻瞻逸，風骨高秀，尚有燕、許軌範。（《總目》卷 152／頁 1309）

引文所提燕、許，乃是指張說（667-730）、蘇頌（670-727）二人而言，因兩人曾被封燕國公、許國公，故以燕許稱之。二人作品主要是朝廷文誥，在唐代古文發展中的貢獻為「將南朝以來多駢文書寫公文的習慣，轉為駢散相間，行文趨向舒展自然，且隱約流露一分宏大渾厚的氣勢。」²⁰ 潤色鴻業的风格與內容頗得館臣讚賞，《張燕公集》〈提要〉：「其（張說）文章典麗宏瞻，當時與蘇頌並稱。朝廷大述作多出其手，號曰燕許。」（《總目》卷 149／頁 1279）《總目》因其文典麗而推崇燕許，也側面能看出其喜雍容華貴的文學氣象，這在管制嚴格的明代集部〈提要〉中，臺閣詩文頗受館臣青睞的現象能夠對應，回到政治視野上，讚頌國家功業或許也是考量之一。

宋初古文，體有因革。文家以宗唐作為矯治五代之弊主要手段，並宗唐意義包含二意：一為衍中唐餘風，二為踵武盛唐之路。綜而言之，宋初古文運動有兩條支線並軌，一為宗韓柳，二為宗燕許，後者以徐鉉（916-991）、宋庠（996-1066）、宋祁（998-1061）、夏竦（985-1051）為主要代表人物。仔細鑑別，此一脈在〈提要〉中其實並不算在嚴格意義的古文發展脈絡敘述，但如同陳平原對燕許大手筆的看法「不一定與古文運動直接掛鉤，但卻是韓柳等人成功地創造新文體的前提。」²¹ 燕許的「繼行者」雖未直接啟發宋代古文運動，在後續〈提要〉中也出現斷裂，但作為宋初改變五代習氣的一種手法，於《總目》中的宋代古文發展史中寫下了難得的一頁，故同樣置於文中討論。

關於嗣韓柳之音的宋初文家之後發展情況，《宛陵集》〈提要〉：

²⁰ 王國瓊：《中國文學史新講》（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14年），下冊，頁609。

²¹ 引自陳平原：《中國散文小說史》，頁93。

宋初詩文，尚沿唐末五代之習。柳開、穆修欲變文體，王禹偁欲變詩體，皆力有未逮。歐陽修崛起為雄，力復古格。於時曾鞏、蘇洵、蘇軾、蘇轍、陳師道、黃庭堅等皆尚未顯。其佐修以變文體者，尹洙；佐修以變詩體者，則堯臣也。（《總目》卷 153／頁 1320）

提到柳開、穆修雖有心轉變文風，但卻皆力有未逮。是自歐陽修出後，文風始變。《穆參軍集》〈提要〉：

其文章則莫考所師承，而歐陽修〈論尹洙墓誌書〉謂其學古文在洙前。《朱子名臣言行錄》亦稱洙學古文於修，而邵伯溫《辨惑》稱修家有唐本韓柳集，募工鏤版，今《柳宗元集》尚有修後序。蓋天資高邁，沿溯於韓、柳而自得之。宋之古文，實柳開與修為倡。然開之學，及身而止。修則一傳為尹洙，再傳為歐陽修，而宋之文章於斯極盛，則其功亦不鮮矣。（《總目》卷 152／頁 1308）

在歐陽修前的先行者部分，《總目》集中描繪柳開、王禹偁、穆修、尹洙、石介等人的貢獻，以此構築宋初古文圖像，這幾人都具有先後承接的關係，如穆修的古文學習韓柳，並尹洙向穆修學習古文，又尹洙再傳歐陽修，並下開盛宋散文。可以看見《總目》強調師承，即針對唐代韓柳至宋六家的一脈相承而言——儘管他們都又各自學習韓柳——目的在於確立唐宋古文一系的正統地位。

四、歐陽修與其並行者

《總目》中所談宋六家於古文上的文學成就，除歐陽修使得文風一變外，其餘五家並無太多敘述，多半視為一個群體——即擔任幫助古文運動發揚的角色，如「宋之文體，變於歐陽修，而蘇洵以下和之」（《總目》卷 190／頁 1727）；又

或作為詮品作家作品之標準。緣於此，本文受限材料的不足，無法詮釋更多。然而裴云龍：「知識精英在文章選本編纂和文學史評述中，將北宋六家散文建構為代表宋代散文最高成就的經典系統。這一整體系統在『歐蘇』、『歐曾』、『三蘇』等相對微觀的經典體系基礎之上被綰合形成。」²² 觀察並稱，可以知道經典是如何建構而成的，故本文整理《總目》並稱，並將前論所提之將六家視為一群體意義排除在外，透過關注六家中並稱的情形，希望能夠釐清《總目》中的並稱指涉意義與關聯。此外其他並行者，也臚列討論於下。

（一）宋六家

1. 歐蘇

關於歐蘇並稱，有幾則〈提要〉列於下。

《浮山集》〈提要〉：

其古文頗高簡有法度。四六能以散行為排偶，尤得歐、蘇之遺。（《總目》卷 158／頁 1362）

《東塘集》〈提要〉：

故其論事之文，曲折暢達，究悉物情，具有歐、蘇之體。（《總目》卷 159／頁 1374）

《月巖集》〈提要〉：

其文力摹歐、蘇，頓挫曲折，頗為形似。（《總目》卷 182／頁 1644）

²² 裴云龍：〈理學思維的儒學史審視〉，《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學報》第 1 期（2019 年 1 月），頁 87。

《總目》中單獨並稱歐蘇處不多，觀察以上〈提要〉「以散行為排偶」、「曲折暢達，究悉物情」、「頓挫曲折」等提及歐蘇以批評作家作品，多半是針對寫作技巧進行討論。並《浮山集》〈提要〉所談「以散行為排偶」，指歐蘇古文影響駢文的書寫，而《格齋四六》〈提要〉：「（王子俊）四六，踵六一、東坡之步武，超然絕塵」（《總目》卷 159／頁 1371）、《傳家集》〈提要〉：「今案集（司馬光）中諸詔，亦有用儷體者，但語自質實，不以駢儷為工耳」（《總目》卷 152／頁 1315）同樣談到此。歐蘇古文平實流暢的寫作方式導致宋代駢文文風一變，足見其影響之深。

2. 歐曾

關於歐曾並稱，有以下幾則〈提要〉。

《盱江集》〈提要〉：

觀文格次於歐、曾，其論治體，悉可見於實用。故朱子謂觀文實有得於經。（《總目》卷 153／頁 1316）

《遵巖集》〈提要〉：

史稱慎中為文，初亦高談秦漢，謂東京以下無可取。已而悟歐、曾作文之法，乃盡焚舊作，一意師仿，尤得力於曾鞏。（《總目》卷 172／頁 1504）

《學餘堂文集》〈提要〉：

古文亦摹仿歐、曾，不失矩度。（《總目》卷 173／頁 1521）

「觀文格次於歐、曾」²³ 是指文章風格而言。「古文亦摹仿歐、曾，不失矩度」、「悟歐、曾作文之法」則是同時就內容與作法進行討論。

歐曾、歐蘇在歷朝並稱的情形受到時序與文壇風尚的影響，而有不同的意義。如歐曾並稱見於明代批評，是因明代推崇理學，曾鞏（1019-1083）又受理學家推崇，合論的背後隱含著歐曾為宋文代表的思想；²⁴ 歐蘇並稱，則見於晚明公安派，蘇軾行雲流水的作品受獨抒性靈的三袁所喜，進而推崇歐蘇為宋文代表。²⁵ 關於《總目》中歐蘇、歐曾合論之批評，可以發現館臣能夠清楚指出作家作品是哪一部分師法。並無論歐蘇或歐曾，歐陽修都居於其中，說明《總目》不簡化或偏頗於哪家，而是就事實予以批評，並也側面顯示了歐陽修文壇盟主的地位。

至於三蘇，查閱《總目》，大抵是在提及唐宋八大家時所用的簡稱，如論及朱右（1314-1376）「嘗選韓、柳、歐陽、曾、王、三蘇為《八先生文集》」（《總目》卷 169／頁 1468），以及論及所學源流，如批評周思兼（1518-1564）「文頗學三蘇」（《總目》卷 177／頁 1595），旁及相關資料並無法確認三蘇是否主要指

²³ 關於文格之意，查閱《總目》中使用文格一詞有「文格亦多平行」（引自《總目》，卷 174，頁 1543）、「文格頗雅潔」（引自《總目》，卷 168，頁 1452）、「其文義蘊未深，而平正樸實，於長沙一派為近。蓋何、李未出之前，文格大率如是也」（引自《總目》，卷 175，頁 1561）。據此可知，文格在《總目》中的意思應是指文章風格而言。

²⁴ 見明·李東陽〈明故資善大夫禮部尚書贈太子太保諡文穆傅公神道碑銘〉：「言必濂洛，文必歐曾」引自李東陽：〈明故資善大夫禮部尚書贈太子太保諡文穆傅公神道碑銘〉，《李東陽續集·文卷 7》（長沙：嶽麓書社，1997 年），頁 218。董其昌〈重刻王文莊公集序〉：「是時海內談道者，東越未出，談藝者北地未出。自楊文貞而下，皆以歐曾為範，所謂治世之文，正始之音也。」引自明·董其昌：〈重刻王文莊公集序〉，《容台文集》（臺北：國立中央圖書館，1968 年），頁 101。

²⁵ 袁宏道〈答陶石簣〉：「夫詩文之道，至晚唐而益小，歐、蘇矯之，不得不為巨濤大海。至其不為漢、唐，人蓋有能之而不為者，未可以妾婦之恒態責丈夫也。」引自明·袁宏道：〈答陶石簣〉，《袁中郎全集·袁中郎尺牘》（香港：廣智書局，1935 年），頁 40。

稱為蘇軾。有別於其他五家，王安石（1021-1086）在《總目》中未見並稱。值得注意的是，當提到王安石時，多半與黨爭牽扯而有負面意涵，如談及葉夢得（1077-1148）所著之《石林詩話》「主持王安石之學，而陰抑蘇、黃，頗乖正論」（《總目》卷 192／頁 1812），這背後是因《總目》為了要「消融門戶之見」（《總目》卷一／頁 1）所導致。雖王安石多半為負面評價，但關於王安石的古文評價，《總目》云其「平挹歐、蘇」（《總目》卷 160／頁 1375），與歐蘇齊名。

（二）蘇門六君子

相較於其他並行者，六君子與蘇軾有密切的關係，故此處單獨列出討論。

《總目》論陳師道（1053-1102）「其古文在當日殊不擅名。然簡嚴密栗，實不在李翱、孫樵下。殆為歐、蘇、曾、王盛名所掩，故世不甚推。棄短取長，固不失為北宋巨手也。」（《總目》卷 154／頁 1329）其以詩作聞名於世，然而《總目》卻認為「推之未免太過」，而轉而注意其於古文上的貢獻。

張耒（1054-1114）散文，《總目》引了蘇軾讚賞之語「汪洋冲澹，有一唱三嘆之音」（《總目》卷 154／頁 1330）；秦觀（1049-1100）被評「古文在當時亦最有名」（《總目》卷 154／頁 1330）；論李廌（1059-1109）古文「才氣橫溢，其文章條暢曲折，辯而中理。大略與蘇軾相近。故軾稱其筆墨瀾翻，有飛砂走石之勢。……蓋其兀稟奔放，誠所謂不羈之才。馳驟於秦觀、張耒之間，未遽步其後塵也」（《總目》卷 154／頁 1331）；論晁補之（1053-1110）「古文波瀾壯闊，與蘇氏父子相馳驟。」（《總目》卷 154／頁 1334）關於六君子古文上的成就，除了黃庭堅外，《總目》皆給予肯定的評價——黃庭堅主要的貢獻在於詩作，古文方面《總目》未提。除了陳師道外，張耒、秦觀、李廌與晁補之等人館臣皆強調了與蘇軾的關聯，蘇軾一脈的古文在六君子的〈提要〉中得以發揚。

（三）其他並行者

關於〈提要〉中的其他並行者，依次羅列並討論如下。

《公是集》〈提要〉：

晁公武《讀書志》謂歐陽修嘗短其（劉敞）文於韓琦。葉適《習學記言》亦謂敞言經旨，間以謔語酬修，積不能平。……敞墓志曰：「於學博，自六經百氏、古今傳記，下至天文地理、卜醫數術、浮屠老莊之說，無所不通。為文章尤敏贍。嘗直紫薇閣，一日追封皇子、公主九人，方將下直，止馬卻坐，一揮九制數千言。文辭典雅，各得其體。」其銘詞曰：「惟其文章燦日星，雖欲有毀知莫能。」則修亦雅重之。晁氏、葉氏所言，殆非其實歟？（《總目》卷 153／頁 1317）

〈提要〉提到《郡齋讀書志》中引歐陽修之言，論劉敞（1019-1068）文章未佳，也提葉適批評其文短處。然舉出歐陽修替劉敞寫的〈集賢院學士劉公墓誌銘〉為其平反，認為晁氏與葉氏所言非恰當。查閱《郡齋讀書志》中批評劉敞「為人明白俊偉，自《六經》、百氏，下至傳記，無所不通。為文章尤敏贍，好摹倣古語句度」，²⁶ 並引歐陽修論其「文章未佳，特博學可稱耳」一語，記載當時言論而未加上個人意見，整體給予劉敞高度評價。蓋銘的本義為稱美不稱惡，《總目》以墓誌銘作為反駁晁氏與葉氏之說，不盡妥當，並忽略其他正面批評。據此可知《總目》重視歐陽修對於他人古文的想法，以此品評作家，也側面顯示了歐陽修位於《總目》中古文系譜的中心。

關於並行者的古文源流，有《西臺集》〈提要〉：

²⁶ 宋·晁公武撰，孫猛校證：《郡齋讀書志校正》（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頁 991。

於軾文軌轍最近。……蓋其（畢仲游）學問既有根柢，所從游者如富弼、司馬光、歐陽修、范純仁、范純粹、劉摯輩，又皆一時名德。（《總目》卷 155／頁 1337-1338）

畢仲游（1047-1121）學問有根柢，並古文屬蘇軾一系。《姑溪居士前集》〈提要〉：

之儀在元祐、熙寧間，文章與張耒、秦觀相上下。王明清《揮塵後錄》稱其尺牘最工。然他作亦皆神鋒俊逸，往往具蘇軾之一體。（《總目》卷 155／頁 1336）

同樣指出了李之儀（1048-1117）之文為蘇軾一派。並批評其文「神鋒俊逸」，雖與蘇軾之文同，但《總目》並未忽略其獨特性。其他如《龍學文集》〈提要〉：

無擇受經於孫復，而文章則傳自穆修。……無擇為文峭厲勁折，當風氣初變之時，足與尹洙相上下。雖流傳者少，而掇拾散亡，菁華猶未盡佚。（《總目》卷 153／頁 1320）

穆修之文「深峭宏達」，²⁷ 而祖無擇（1011-1084）之文學於穆修，為文峭厲勁折。《總目》中宋初古文「修則一傳為尹洙，再傳為歐陽修」，後歐陽修發揚光大，主導文壇。祖無擇師承穆修，與歐陽修平易自然的古文開展了不同路線，不過此一脈在《總目》中未再見到。

以下為兩則涉及並行者的〈提要〉，在此合併討論。

《雲溪居士集》〈提要〉：

²⁷ 蘇舜欽〈哀穆先生文〉：「又獨為古文，其語深峭宏大，羞為禮部格詩賦」，引自宋·蘇舜欽著，沈文倬校點：〈哀穆先生文〉，《蘇舜欽集》（上海：中華書局，1961年），頁 233。

其（華鎮）所為詩文，則才氣豐蔚，詞條暢達。雖不足與歐、曾、蘇、黃比絜長短，而在元豐、元祐之際，亦裒然自成一家。置其人品，取其文章可矣。（《總目》卷 155／頁 1335）

《錢塘集》〈提要〉：

（韋驥）雜文多安雅有法，而四六表啟為尤工。其精麗流逸，已開南宋一派。雖未能接跡歐、梅，要亦一時才傑之士也。（《總目》卷 153／1319）

從引文之「自成一家」、「未能接跡歐、梅」等言詞，可知華鎮、韋驥顯然非屬歐蘇一脈之古文家，而屬於其他支的古文家，只可惜《總目》並未更進一步談論韋驥古文的淵源——但也提示了他開啟「南宋一派」——不過同樣並未言明是何派。是以能夠得知：在大家之中，《總目》也注意到小家，並未因此略而不談。並這與「宋時為古文者主於宗先正，故歐、蘇、王、曾而後，沿及於元，成家者不能盡闢門戶，不成家者亦具有典型」（《總目》卷 169／1472）能互相發明。「門戶」一詞在《總目》中的意義，「是在相當寬泛的層面描述文人間的互動關係，既包括共時性的社團、朋黨，也包括歷時性的學術流派。」²⁸《總目》肯定唐宋八大家的古文正宗地位，目的在於強調儒家正統典範，²⁹ 雖此則〈提要〉主要是在消融門戶，不過也顯示《總目》中所致力創造的理想古文系譜——以唐宋八家為主幹之外，旁系亦有典型的古文系譜。

²⁸ 蔡智力：〈《四庫全書總目》「門戶批評」的主調與異音〉，《史學月刊》第 8 期（2021 年 8 月），頁 108。

²⁹ 乾隆《御選唐宋文醇》：「遠紹古人立言之軌則，其文可謂有序而能達者」。引自清·清高宗乾隆《御選唐宋文醇》〈御制序〉（武英殿五色套印本，乾隆三年，1738 年）。《總目》儒家色彩濃厚，這實貫串了整本《總目》。由大處來看，比如《總目·經部總敘》：「經稟聖裁，垂型萬世。刪定之旨，如日中天，無所容其贊述。……蓋經者非他，即天下之公理而已。」（引自《總目》，卷 1，頁 1。）顯示了其以經作為最高原則的思想。而就細微處來看，其對道德、濟世之文的表彰也可管窺一二。

除了古文家之文外，北宋古文也開展了另一條不同的道路，《本堂集》〈提要〉：

然宋自元祐以後，講學家已以說理之文自闢門徑。南渡後輾轉相沿，遂別為一格，不能竟廢。（《總目》卷 164／頁 1408）

彼時周敦頤（1017-1073）、程顥（1032-1085）、程頤（1033-1107）等道學家活躍於此，雖《總目》對幾人並未描述太多，但卻說明了說理之文已自成一派。而在此尚須留心一則材料，《孫明復小集》〈提要〉：

然復之文，根柢經術，謹嚴峭潔，卓然為儒者之言。與歐、蘇、曾、王千變萬化，務極文章之能事者，又別為一格。（《總目》卷 152／頁 1312）

彼時說理之文還未開展，而《總目》已注意到孫復（992-1057）之文與歐、蘇、曾、王等古文家不同。提示了道學家之文與古文家之文的不同。並此一系於建炎南渡後，理學盛行時發揚光大。

五、歐陽修之繼行者

歐陽修與其並行者開展了盛宋古文，之後雖亦有出色古文家，但盛極而衰，此時作品評價已不如與歐陽修同期的作家。至於道學家散文，因別是一格，故置於後討論，此處先論古文家之文。並無論道學家或古文家之文，此處論至寧宗開禧之前。寧宗嘉定以後文章，則視為南宋季年之文，將單獨放於一處進行論述。

30

³⁰ 關於此，《總目》並未有明確的斷限。從政治分期來看，「從嘉定元年（1208）到宋亡（1279）的七十二年間，是宋朝歷史的晚期。」引自胡昭儀：〈略論晚宋史的分期〉，

(一) 寧宗開禧之前

1. 古文家之文

此處論及古文家之〈提要〉文字，將透過內文直接引用分析，詳細表格內容則附錄於文末。以下道學家之文亦然。

彼時《總目》仍強調作家淵源，如《北湖集》〈提要〉談到吳則禮「觀所作歐陽永叔集跋、曾子固大般若經抄序，知其於古文一脈具有淵源」（《總目》卷 155／頁 1338）、《灌園集》〈提要〉評呂南公之文雖偶有言過其實，但覃精殫思之處「力追秦、漢」（《總目》卷 155／頁 1339）、《苕溪集》〈提要〉論劉一止「文章推本經術，出入韓、柳」（《總目》卷 156／頁 1351）、《方舟集》〈提要〉談李石「其文字淵源，出於蘇氏」（《總目》卷 159／頁 1370）、《南澗甲乙稿》〈提要〉言韓元吉「詩體文格，均有歐、蘇之遺」（《總目》卷 160／頁 1383）。其大部分都強調與韓柳歐蘇的承繼關係，除了《灌園集》〈提要〉中「力追秦、漢」（《總目》卷 155／頁 1339）的呂南公非屬唐宋八大家之古文一脈，不過仍受讚賞「毅然不惑於俗學」。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北海集》〈提要〉的綦崇禮之「惟制誥最富，表啟之類次之，散體古文較少」（《總目》卷 157／頁 1355）或許與前文宋初時所提之「宗燕許」一脈有相關，但《總目》未提供更多的線索，但無論如何，《總目》不排斥駢文，這是確定的事實。

觀察〈提要〉文字，可以知道《總目》多半以前代標準審視，舉例如《跨鼇集》〈提要〉中李新「受知蘇軾，初自附於元祐之局。故其所上書，詞極切直」

《四川大學學報》第 1 期（2008 年 6 月），頁 107。而侯體健舉出嘉定元年剛好許多有名的文學家謝世，並因此認為「嘉定元年不僅僅可以看作政治史上晚宋的起始年，也有理由看作是文學史上晚宋的標誌年。」引自侯體健：《劉克莊的文學世界——晚宋文學生態的一種考察》（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3 年），頁 25。本文依侯體健之說法進行分期。

（《總目》卷 155／頁 1343）、《石林居士建康集》〈提要〉中的葉夢得「文章高雅，猶存北宋之遺風」（《總目》卷 156／頁 1349）、《竹洲集》〈提要〉：「蓋以元祐諸人為法者」（《總目》卷 159／頁 1367）、《梅溪集》〈提要〉中之「淳淳穆穆，有元祐之遺風」（《總目》卷 159／頁 1371）、《東塘集》〈提要〉之「其學問淵源，實沿元祐之餘派」（《總目》卷 159／頁 1374）。

此外，某些〈提要〉還特別強調與蘇軾間的聯繫，如《竹隱畸士集》〈提要〉論趙鼎臣之雜文「未能齊軌蘇、黃」（《總目》卷 155／頁 1342）、《忠惠集》〈提要〉中論翟汝文「嘗從蘇軾、黃庭堅、曾鞏游，故所為文章，尚有熙寧、元祐遺風」（《總目》卷 156／頁 1348）、《竹洲集》〈提要〉中的吳儼「於陳師道為近」（《總目》卷 159／頁 1367）、《方舟集》〈提要〉中透過觀李石為人所撰之序跋，得知「其文字淵源，出於蘇氏」（《總目》卷 159／頁 1370）、《東塘集》〈提要〉論袁說友之「論事之文，曲折暢達，究悉物情，具有歐、蘇之體」（《總目》卷 159／頁 1374）、《盤洲集》〈提要〉論洪適之記、序與志傳之文「尚存元祐之法度」（《總目》卷 160／頁 1379）、《南澗甲乙稿》〈提要〉對韓元吉之詩與文全集作了統整性的評價，認為其「均有歐、蘇之遺」（《總目》卷 160／頁 1383）、《鶴林集》〈提要〉針對吳泳之應用文作品，如其章疏表奏，認為「頗有眉山蘇氏之風」（《總目》卷 162／頁 1394）。

除往前代作家作品比較之外，也與南渡之後的作家作品相比，如《石林居士建康集》〈提要〉中談到的「南渡以後，與陳與義可以肩隨」（《總目》卷 156／頁 1349）。《南澗甲乙稿》〈提要〉所稱之「不在南宋諸人下」（《總目》卷 160／頁 1383）。以前代標準審視蘊含此時作家作品不如前代，而以此與之後的作家相比，則又顯示之後的作品又劣於此時。

元祐為《總目》中時常提起的年號，當時著名古文家有蘇軾、蘇轍，凡提及元祐，大多為褒讚之詞。然而「對於涉及元祐派的作者，以『學問有根柢』……

等稱之，至於與新黨關係密切者魏泰、葉夢得則有微詞。」³¹ 故元祐所指可能不僅為年號時間區段的作家，而是有黨派意涵在其中，並「『尊元祐』之『尊崇』格局，乃以蘇軾為代表人物。」³² 可知《總目》的元祐派以蘇軾為主要典範作家。

觀察歐陽修之前行者與並行者的〈提要〉，少見與元祐作家相關論述，待歐陽修之繼行者，始大量出現緬懷元祐遺風等語。繼行者的古文系譜建構，相較於前強調唐宋一脈古文相傳的正統性，轉為關注政治立場，並以能承襲元祐遺風為佳，其中以蘇軾為主要效法的對象。這顯示元祐諸人與之後作家古文一系為《總目》所推崇，也蘊含此時作品不如前代，並與南渡之後作品比較，又顯示南宋末古文整體創作情況又劣於此時。

2. 道學家之文

在道學家之文的部分，《總目》一樣重視師承淵源。如《龜山集》〈提要〉提到楊時「受學程子，傳之沙縣羅從彥，再傳為延平李侗，三傳而及朱子，開閩中道學之脈」（《總目》卷 156／頁 1344），將二程至楊時，再傳至羅從彥、朱熹理學一脈寫出。

此外，對道學家簡明暢達的文風，《總目》改由思想價值方面給予肯定。如《龜山集》〈提要〉所提之「篤實質樸，要不失為儒者之言」（《總目》卷 156／頁 1344）、《屏山集》〈提要〉論劉子翬「論事之文，洞悉時勢，亦無迂闊之見」（《總目》卷 157／頁 1355）、《澹軒集》〈提要〉評李呂詩文近樸實而少波瀾，但仍「明白坦易，往往有關於勸戒，不失為儒者之言」（《總目》卷 159

³¹ 曾守正：《權力、知識與批評史圖像：《四庫全書總目》「詩文評類」的文學思想》（臺北：臺灣學生書局，2008年），頁97。

³² 曾守正：《權力、知識與批評史圖像：《四庫全書總目》「詩文評類」的文學思想》，頁102。

／頁 1373）、《勉齋集》〈提要〉論黃乾之文質直，雕飾不事，筆力也未見挺拔，但「氣體醇實，要不失為儒者之言焉」（《總目》卷 161／頁 1386）、《北溪大全集》〈提要〉論陳淳之詩文樸實直白而似語錄，但「亦多質樸真摯，無所修飾」（《總目》卷 161／頁 1386）。第三，不喜語錄體。如《屏山集》〈提要〉認為劉子翬談理之文「曲折盡意，無南宋人語錄之習」（《總目》卷 157／頁 1355）、《拙齋文集》〈提要〉評林之奇之文明白暢達而無「語錄粗鄙之氣」（《總目》卷 159／頁 1366）。

透過考察《總目》子部〈提要〉，可發現《總目》尊程朱而斥陸王，³³ 以程朱一系為理學正宗。雖前所引材料顯示道學家之文尚屬正向評價，但大概主要評價其中內容為主，並〈提要〉中屢出現「雖……而」「……亦多」等用語，語意上提示館臣對此其實評價不高，而需要揚長避短一番。並關於此類文章對於古文的發展，《總目》提到：

宋自南渡以後，議論多而事功少，道學盛而文章衰。（《總目》卷 190／頁 1725）

說理之文與古文是互為消長的關係。前者文采不彰，甚至有可能流為語錄體，為館臣所不喜。

（二）寧宗嘉定以後

關於南宋季年創作情況，《松鄉文集》〈提要〉：

文章凋敝。道學一派，以冗沓為詳明。（《總目》卷 166／頁 1468）

³³ 「天下惟朱、陸是爭，門戶別而朋黨起，恩讎報復，蔓延者垂數百年。……今所錄者，大旨以濂、洛、關、閩為宗。」引自《總目》，卷 91，頁 769。

說理之文漸趨繁瑣，並「文章至南宋之末，道學一派，侈談心性」，流於空談心性之說，走向衰敗。而相對於說理之文，古文的狀況稍微好一些，如《後村集》〈提要〉：

蓋南宋末年，江湖一派盛行，詩則汨於時趨，文則未失舊格也。（《總目》卷 160／頁 1401）

至南宋之末，古文家的文章藝術技巧延續舊格，並內容也不至空泛，故仍有出色的文家。歐陽修的古文運動已成功，平易流暢的古文已成為文壇主流，此時《總目》已未見宗歐蘇之語。

此時小家林立，如劉克莊（1187-1269）「文體雅潔，較勝其詩。題跋諸篇，尤為獨擅」（《總目》卷 163／頁 1401）、文天祥（1236-1283）「著作亦極雄贍，如長江大河，浩瀚無際」（《總目》卷 164／頁 1408）、謝枋得（1226-1289）「其他文章，亦博大昌明，具有法度，不愧有本之言」（《總目》卷 164／頁 1408）、劉辰翁（1232-1297）「文章亦見重於世」（《總目》卷 165／頁 1410）等人，皆為《總目》所推。不過此時已無大家存在，就如同王水照先生所云的晚宋，是「一個中小作家騰喧齊鳴而文學大家缺席的時代。」³⁴ 至此宋代結束。

六、結語

本篇文章透過〈提要〉中館臣的隻言片語，追索與尋覓古文發展的支線，旨在建構《四庫全書總目》中的宋代古文系譜。

《總目》中的宋代古文發展史，主要是以歐陽修為中心所構建而成，而本文

³⁴ 王水照：〈南宋文學的時代特點與歷史定位〉，《文學遺產》第 1 期（2010 年），頁 51。

以歐陽修一系作為主要討論範圍，嘗試釐清並建構此一系譜。在前行者處，可以看見的是《總目》強調其與韓愈、柳宗元兩家的聯繫，目的在於確立唐宋古文一系相傳的正統地位。在並行者處，宋六家主導文壇，《總目》雖對此六家直接著墨不多，但透過並稱、師承與流派等線索，可以得出此六家為《總目》所認為的宋代古文中堅，並此時也開展了道學一系的說理之文。至繼行者，說理之文與古文家之古文同時發展，前者逐漸走向語錄，後者仍保有舊格，兩者為互相消長之關係。並撰寫本文的同時，可以發現駢文於宋代為非主要之存在，但卻一直存在，其經古文運動後有嶄新的面貌，唯必須注意的是：館臣始終未排斥駢儷。

《總目》的唐、宋代古文系譜有著明顯差別。唐代古文系譜是一片大家壟斷的情景，而宋代則是除大家外小家亦成典型，呈現一種參差並進的局面。然而在嘗試追尋眾小家之本末時，卻因世系斷裂，抑或其本自成一家，這些關於《總目》未竟的敘述，本文無從開展描繪，只能就《總目》中所提盡力梳理，是為限制。

檢閱現有中國文學史所論宋代古文發展處，與《總目》所述相近，包括以歐陽修為主要一系的古文發展，以及道學家之文的發展等等。此固然是實際發展情形，基本符合宋代的情況。《四庫全書》「是一個思想控制項目，還是學術資助項目呢？」³⁵ 幾乎所有的研究都一致地指向兩者皆然。不能忘卻的是《四庫全書》是思想控制之下的產物，如今文學史論述似難以跳脫窠臼，然而突破亦非不可能，因文本本身提供重新詮釋的可能性。因此若要對《總目》的文學史進行研究，有必要重新審視其論述是否符合文學發展情況。本文旨在於忠實呈現《總目》中的宋代古文發展情形，非意在批判是非。即本文定位為一「研究文學史論述」之前的研究，著重勾勒各家淵源以樸素建構《四庫全書總目》中的宋代古文

³⁵ 〔美〕蓋博堅：《皇帝的四庫：乾隆朝晚期的學者與國家》（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9年），頁10。

系譜，作為拋磚，以供參考。

附錄一：《總目》〈提要〉中繼行者部分，寧宗開禧以前的古文家之文

引文	出處
（吳則禮）雜文雖寥寥數首，而法律嚴密，具有典型。觀所作歐陽永叔集跋、曾子固大般若經抄序，知其於古文一脈具有淵源。宜其折矩周規，動符軌度。固非渡江以後講學家支離冗漫之體所得而比並矣。	《北湖集》 〈提要〉
至其（趙鼎臣）雜文，刻意研鍊，古雅可觀，亦非儉陋者所能望其項背。惜原集久經失傳。謹就《永樂大典》各韻中蒐採匯輯，勒成二十卷。諸體具備，蔚然可觀。雖未能齊軌蘇、黃，然比於唐庚、晁補之諸人，則不啻驂之有靳矣。	《竹隱畸士集》〈提要〉
（呂）南公與汪秘校論文書，自言「於莊、列、六經、百家、十八代史因文見道，沈酣而演繹之。私心自許，謂文學之事雖使聖人復生，不得廢吾所是。惟當勒成一家，俟之百世」。又曰：「堯、舜以來，揚、馬以前，與夫韓、柳之作，此某所謂文者。若乃場屋詭偽劫剽、穿鑿猥冗之文，則某之所恥者。必若黃河、泰山，峻厚高簡，渾灝奔注，與天地齊同，而日月不能老之者，此某之所以究心。」今讀其集，雖所言不無過誇，然其覃精殫思，以力追秦、漢，要亦毅然不惑於俗學者也。	《灌園集》 〈提要〉
（李）新受知蘇軾，初自附於元祐之局。故其所上書，詞極切直。……其文序記諸篇，忽排忽散，雖似不合格，而他作亦多俊邁可誦。在北宋末年，可以稱	《跨鼈集》 〈提要〉

一作者，固不必定以其人廢之矣。	
（翟）汝文好古淹博，深通篆籀。嘗從蘇軾、黃庭堅、曾鞏游，故所為文章，尚有熙寧、元祐遺風。史稱其為中書舍人時，外制典雅，一時稱之。蓋當北宋之季，如汪藻、孫覿皆以四六著名，惟汝文能與之頡頏。	《忠惠集》 〈提要〉
（葉）夢得本晁氏之甥，猶及見張耒諸人。耳濡目染，終有典型。故文章高雅，猶存北宋之遺風。南渡以後，與陳與義可以肩隨。尤、楊、范、陸諸人皆莫能及。	《石林居士建康集》〈提要〉
（劉一止）蓋亦守正不阿之士。其沒也，韓元吉為作行狀，稱其文章推本經術，出入韓、柳，不效世俗纖巧刻琢。雖演迤宏博，而關鍵嚴備。	《苕溪集》 〈提要〉
（綦）崇禮詩文頗多。中惟制誥最富，表啟之類次之，散體古文較少，而詩什尤寥寥無幾。蓋其平生以駢體擅長故也。	《北海集》 〈提要〉
（吳儆）今觀其詩文，皆意境剝削，於陳師道為近。雖深厚不逮而模範略同，蓋以元祐諸人為法者。	《竹洲集》 〈提要〉
《資州志》又稱其（李石）好學能屬文，少從蘇符尚書游。而集中亦有為蘇嶠所作《蘇文忠集御序跋》。知其文字淵源，出於蘇氏。故所作以閎肆見長。雖間失之於險僻，而大致自為古雅。	《方舟集》 〈提要〉
應辰稱其（王十朋）於文專尚理致，不為浮虛靡麗之詞。其論事章疏，意之所至，展發傾盡，無所回隱，	《梅溪集》 〈提要〉

尤條鬯明白。珙稱其詩渾厚質直，懇惻條暢，如其為人。今觀全集，淳淳穆穆，有元祐之遺風。二人所言，良非溢美。	
知其（袁說友）學問淵源，實沿元祐之餘派。故其論事之文，曲折暢達，究悉物情，具有歐、蘇之體。	《東塘集》 〈提要〉
（洪適）至於記、序、志傳之文，亦尚存元祐之法度，尤南宋之錚錚者矣。	《盤洲集》 〈提要〉
統觀（韓元吉）全集，詩體文格，均有歐、蘇之遺，不在南宋諸人下。而湮沒不傳，殆不可解。然沉晦數百年，忽出於世，炳然發翰墨之光。豈非精神光采，終有不可磨滅者。故靈物撓訶，得以復顯於今歟！	《南澗甲乙稿》〈提要〉
（吳泳）其他章疏表奏，明辨駿發，亦頗有眉山蘇氏之風。	《鶴林集》 〈提要〉

附錄二：《總目》〈提要〉中繼行者部分，寧宗開禧以前的道學家之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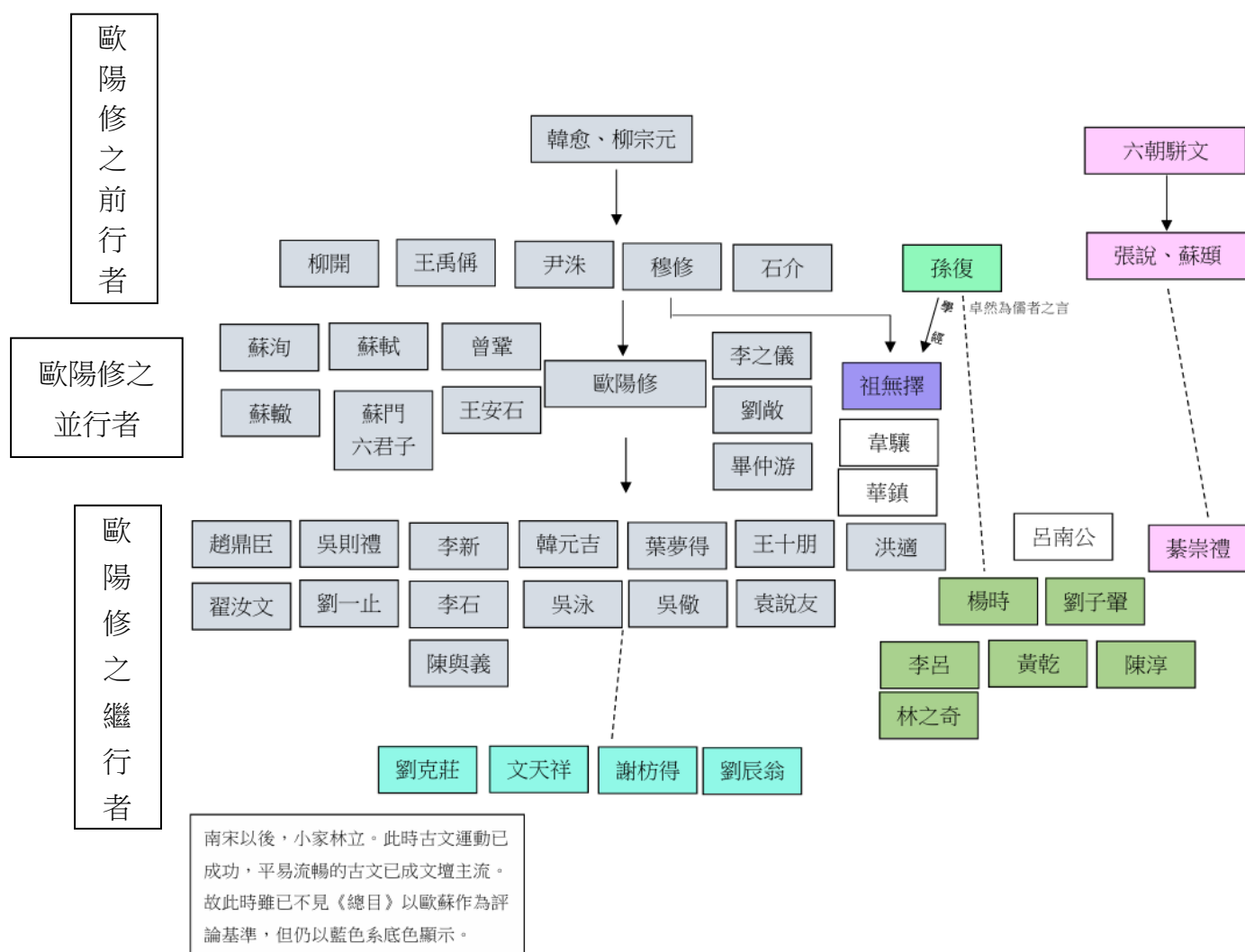
引文	出處
（楊時）時受學程子，傳之沙縣羅從彥，再傳為延平李侗，三傳而及朱子，開閩中道學之脈。其東林書院存於無錫，又為明季講授之宗。本不以文章見重，而篤實質樸，要不失為儒者之言。	《龜山集》 〈提要〉
（劉子翬）集中談理之文，辨析明快，曲折盡意，無南宋人語錄之習。論事之文，洞悉時勢，亦無迂闊之見。	《屏山集》 〈提要〉
（林之奇）而此集所載諸篇，皆明白暢達，不事鉤棘，亦無語錄粗鄙之氣。	《拙齋文集》 〈提要〉
今觀其（李呂）詩文，雖多近樸直，少波瀾回復之趣，不能成家。然明白坦易，往往有關於勸戒，不失為儒者之言。	《澹軒集》 〈提要〉
（袁燮）大抵淳樸質直，不事雕繪，而真氣流溢，頗近自然。其剖析義理，敷陳利病，凡議論為語錄所未採，事跡為史傳所未詳者，亦多足證焉。固不徒以文章貴也。	《絜齋集》 〈提要〉
（員興宗）集中多與張栻、陸九淵往復書簡，蓋亦講學之家。然所上奏議，大抵毅然抗論，指陳時弊，多引繩批根之言。	《九華集》 〈提要〉
其（黃乾）文章大致質直，不事雕飾。雖筆力未為挺拔，而氣體醇實，要不失為儒者之言焉。	《勉齋集》 〈提要〉
其（陳淳）生平不以文章名，故其詩其文皆如語錄。	《北溪大全

然淳於朱門弟子之中，最為篤實。故發為文章，亦多質樸真摯，無所修飾。

集》〈提要〉

附錄三：《總目》的宋代古文系譜圖

藍色為歐陽修一系的古文家，綠色為道學家一系。其中祖無擇學經於孫復，又學古文於穆修，而祖無擇與歐陽修一系的古文又有不同。粉紅色為駢文一派。白色為自成一家者。



徵 引 書 目

一、傳統文獻

- 宋·陳善：《捫虱新話》，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
- 宋·蘇舜欽著，沈文倬校點：《蘇舜欽集》，上海：中華書局，1961年。
- 明·李東陽：《李東陽續集》，長沙：嶽麓書社，1997年。
- 明·袁宏道：《袁中郎全集》，香港：廣智書局，1935年。
- 明·董其昌：《容台文集》，臺北：國立中央圖書館，1968年。
- 清·永瑤等撰：《四庫全書總目》，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

二、近人論著

（一）專書

- 王水照：《走馬塘集》，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有限公司，2016年。
- 王國瓊：《中國文學史新講》下冊，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14年。
-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纂修四庫全書檔案》上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
- 余嘉錫：《四庫提要辯證》，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
- 周積明、朱仁天著：《《四庫全書總目》：前世與今生》，北京：新華書店，2017年。
- 侯體健：《劉克莊的文學世界——晚宋文學生態的一種考察》，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3年。
- 陳平原：《中國散文小說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

- 曾守正：《權力、知識與批評史圖像：《四庫全書總目》「詩文評類」的文學思想》，臺北：臺灣學生書局，2008 年。
- 顏崑陽：《學術突圍：當代中國人文學術如何突破「五四知識型」的圍城》，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20 年。
- 〔日〕高津孝：《科舉與詩藝——宋代文學與士人社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年。
- 〔日〕瀨川昌久：《族譜：華南漢族的宗族、風水、移居》，上海：新華書店，1999 年。
- 〔美〕蓋博堅：《皇帝的四庫：乾隆朝晚期的學者與國家》，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9 年。

（二）單篇論文

- 洪本健：〈論唐宋古文運動的差異〉，《周口師專學報》第二期，1997 年 6 月，頁 14-17。
- 曾守正：〈被隱藏的聯繫性：《四庫全書總目》唐代別集提要的文學史敘述〉，《淡江中文學報》，第二十一期，2009 年 12 月，頁 119-152。DOI：10.6187/tku.jcl.200912.21-4
- 裴云龍：〈理學思維的儒學史審視——北宋六家散文經典系統的建構意義〉，《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學報》，第一期，2019 年 1 月，頁 87-99。

（三）學位論文

- 吳亞娜：《《四庫全書總目》宋代文學批評研究——以宋人別集與詞集提要為中心》，重慶：西南大學博士論文，2017 年。
- 葉全妹：《宋金元明「歐曾」合論研究》，福州：福建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12 年。